

科罗拉多

居无定所

科罗拉多樱桃溪州立公园露营地常年开放,140个车位安置在7个内环之中。每个内环有自己的名字,类似住宅小区。小区内大片草坪和树荫下散落着露营车位。大多数车位安装水、电和污水处理系统供房车使用。小区内有公共卫生设施:厕所,热水淋浴,洗衣烘干和自动售货机。

我在公园散步时经常会走进露营地,比走在供骑车散步的



小道上更觉有生气和烟火气。三四十米间隔一个车位,大号的房车比公交车长出一截,用千斤顶加固后,房车左右分别向外延伸出五六十厘米,让室内空间增加一半。讲究的游客自带护栏,在房车边围出一大块草坪做自家后院,任小猫小狗戏耍。更有情趣的游客,房车后的小平台上供养几盆生机盎然的花草,感觉就是城里一所宅院。房车里虽有空调、冰箱、舒适的床铺和沙发,不少游客宁愿在草坪上搭帐篷过夜。三两孩子在草地上追逐,疯够了就惬意地随处躺下。家长们则把自己或瘦或胖的身子

埋在折叠椅里发呆,身旁烤炉散发出混合着木材和蛋白质烧焦后的诱人香气。他们一定是在家待腻了,花钱出来找一种原始 Nomadland (居无定所) 的感觉,最终还是跳不出“家”的藩篱窠臼。

在露营地一公里外的一处湖边垂钓停车场,几个月来总见头朝外趴着一辆掉了漆的白色皮卡,车尾贴近公园的条凳和桌子。前几天终于有机会与车主搭话。他叫闰迪,瘦黑的脸上堆满杂乱的大胡子,不洗不修剪也不梳理。我开门见山:“每天散步都见你车停这里。”闰迪平静地说他就住这里。他加了逻辑重音的“这里”,应该既指车也指停车场。我便小心地用一个接一个问题勾勒他的概况。闰迪54岁,三年前因健康状况不

工作了,也没了住处,以车为家。不够年龄吃退休金,申请政府失能福利,一直没被批准。眼下享受政府免费医保和每月两百美元出头的食品券,“不经用”,他补充说。我问那怎么办,他说靠人接济。随后强调他不乞讨,都是别人主动。我自然成了他的另一位“主动”者。他见我有兴趣,便展示他的日常生活。皮卡双排座,前排座位放倒了算床,后排整齐地叠着睡觉用的毯子和不多的换洗衣服。后车厢加盖儿,整齐地码着各种生活用品,一个简易煤气灶,一块小砧板,两把切菜小刀,两三个平锅,一小捆长短和式样不一的吃饭刀叉。没见碗碟,大概也用不上。关于“洗”,他的解释是,不远处游泳沙滩有免费冷水淋浴,关门之前去冲一下,身子和衣服

都干净了。闰迪以前做过机修,车子的普通毛病他自己能整,因此有一个不小的工具箱。

我突然注意到他的车牌早已过期,他难为情地笑笑,“没钱,也不开,就是住房”。我问这里不允许过夜,没人找你麻烦?他显出狡黠和幽默:钓鱼过夜合法,他总有一根鱼竿伸向水面,鱼钩没饵。“那边露营地可以过夜,不过有那钱我就不来了”。露营地每天收费三五十美元,他知道。

见他看手机,原本想问他对Space X上市的看法,话到嘴边打住了,觉得太残忍。倒是他主动跟我说,马斯克计划送一百万人移民火星,他会申请,运气好就不住这里了。他应该漏看了马斯克提到的个人两百万费用的要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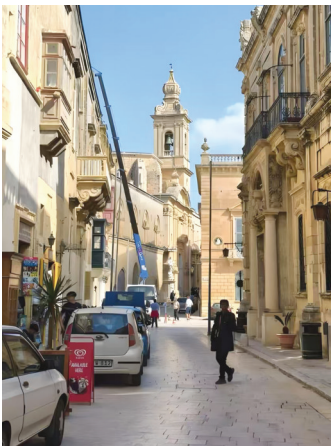
刘宁生 1955年生于南京,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,后留学美国,从事IT工作,现定居科罗拉多州丹佛市。

马耳他

住在巨大的博物馆中

马耳他,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国,国土面积316平方公里,与我工作的杭州西湖区差不多大,后者只比前者少7平方公里。

我们去马耳他是为办一个画展,强化两国民众在艺术欣赏方面的交流。飞机降落时,撞入



我眼帘的,是舷窗外一片惊心动魄的湛蓝海水,深湛、纯净、浓烈,足以把倒映在其中的一切——云朵、风帆与正在悬崖上跳水的人一起染蓝,难怪这里被誉为“地中海的心脏”。我们抵达马耳他的首都瓦莱塔,这座城市建在伸入地中海的半岛上,当夕阳在西边的天际像钢水一样流淌,整座城像是被光照透的蜂巢,在熠熠生辉。

有这般的浪漫天色,是因为马耳他的建筑都是用当地盛产的石灰岩建的,这种石材硬度适中、易切割打磨,可制成规整砌块或装饰构件,让外墙坚固并拥有垂直方向的承重力,基本上不需要在建筑内部另设承重柱。但这种石材会氧化,在漫长岁月中变成一种浓郁的蜜糖色。石材的大量使用令城市调性复古又唯美,看上去像被地中海的夕阳永

久地泡过一遍,很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。

这种视觉上的温暖当然很美,但看久了就发现,瓦莱塔与我去过的多数欧洲城市很不一样,它不像伦敦、柏林、米兰,允许多种风格的建筑穿插呈现,就像建筑的交响乐在某个地方变成欢快的小步舞曲,而在马耳他的核心城市,为了让景观更出片,更能吸引游客,建筑的交响乐从序曲到尾声,必须是一个调性。当地政府对建筑外观有严格的规定,外墙不能刷其他颜色,老窗户的尺寸不能改,不能使用敞亮的铝合金窗户和电动窗帘,想遮阳必须使用木制百叶窗,以保证整体建筑风格的古色古香,阳台上晾衣服不能超过栏杆高度,也就是说,不能让外面步行的人看见,如果你非要把床单被套晾得高一点,一张高达1000

欧元的罚单可能就飞来了。

当地的艺术家人朋友对他生活的城市,有一种骄傲与怅惘混合的情绪,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复杂感受:“美得不像话吧?住在这里,就像住在巨大的博物馆中,我成了永不下班的守夜人。”

旅游是马耳他的第一支柱产业,光是2025年,纯旅游收入加上游客对交通、餐饮、零售的拉动,对GDP的贡献达到惊人的34%,因此,普通民众的舒适与方便,一定要让渡于“看上去很美”这一核心。为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适合拍照,空调的打孔安装被严格限制,想通过层层审批就颇为不易,加上一台价格在650欧元左右的空调,请工人来打孔安装的费用高达2000欧元,会让多数人知难而退。

好在,这位艺术家人朋友神奇地对今年5月就开始肆虐的“欧

洲热穹顶”有所预判,早在4月,他就抢购了从中国进口的移动式空调,这种空调简直是为“住在博物馆中的人”量身定制的,轻量级的室外机可直接卡在窗框上,不用破坏外墙,完美避开建筑外立面的改造禁令。移动式空调整机出厂的时候,就完成空调的冷媒密封,普通人可以自行组装。特别有意思的是,因为墙面不准打孔,空调内机与外机之间的连接软管,只能通过“窗户缝儿”进出房间,这样一来,窗户无法关严,有人担心提升能耗和放进蚊子,但中国厂家都提前考虑到了——他们为这种移动空调配备了封住窗缝的封带,徒手张贴,几分钟内,热空气的进出通道就给封死了。

说到底,住在博物馆中的人,也渴望在灼热的夏日体会一丝清凉。



侯睿恺 曼彻斯特大学会议口译硕士,热爱旅行,翻译出版7部小说及散文。

达尔文

守规则的小男孩

前段时间,受朋友所托,去达尔文帮他盘活一家经营惨淡的餐厅。因为达尔文本地没有成熟的外卖平台,争取客源的简单办法就是挨家挨户往邮箱里发传单,我们设计了考拉形状的冰箱贴传单,印刷成本极高,一张就要合人民币十四块。自己发的第一天,我和朋友走了十几公里,腿肿得下不了地,只能在社



交平台发了兼职广告,只要求应聘者踏实肯干。

广告发出去当晚,就有三个人来应聘:一个十几岁的白人少年,一个中年亚裔大叔,还有个皮肤黝黑、看着不过十三岁的小男孩,他说自己叫乔。他话不多,安安静静静地站在旁边,听我们讲完发传单的要求,点了点头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开车带着他们三个出发,把他们分别放在不同的街区。白人少年在离餐厅最近的街区,让他沿路往回发;亚裔大叔则在四五条街外往回发;我带着乔,开到了十条街以外的居民区,让他沿着路线往回发,我则在中途来回巡查。

可刚过半天,状况就接连发生。朋友先是在餐厅附近的垃圾

箱里,翻出了白人少年没发的一整沓传单,当场就结了工钱让他走人。中午回到餐厅,亚裔大叔直呼太累,吃了顿免费的午餐,揣着没发完的两百多张传单,再也没回来。半天过后,三个兼职就只剩了乔一个人。

我心里顿时打起了鼓。他不会也偷懒耍滑?我心里先打了一个问号。下午我带乔出去发传单,等他发了一个小时,自己也下车,套上长袖外套,戴上棒球帽,躲在路边的树荫里盯着他。

乔正背着装传单的包,快步来到邮箱前,把传单平整地塞进去,但接下来,他在一户人家门口,只看了一眼邮箱,就转身走开了,根本没有投传单的動作。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,又在很多

户人家前,他都是只看一眼,就默默走开了。我拿出手机,放镜头拍下了视频,发给朋友,加上一句话:又一个磨洋工的。

我把乔喊回车上,一路没有什么交流,回到餐厅,他把剩下的传单交了回来,朋友也没多说什么,按他的工时结了工钱,算是友好结束。晚上,我俩坐在餐厅里,对着一桌子菜吐槽今天的糟心事,把三个不靠谱的兼职挨个说了一遍。说到乔的时候,朋友轻描淡写地补了一句:“他走之前跟我解释了为什么还剩这么多传单——凡是邮箱上贴了‘No Junk Mail(不要垃圾邮件)’的,他都没往里投,一条街走下来,只投进去了一半。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,吐槽的话

全堵在了喉咙里。确实,白天的时候,我只顾着看他有没有逐个往邮箱里发传单,忘了有些邮箱并不希望收到广告传单。朋友说,也许他给自己偷懒找的借口,可我心里那个疙瘩,却怎么都解不开。

第二天一早,我起来就开车去了昨天乔发传单的那条街,拿着前一天拍的视频,一家一家对着找,那些乔没有投传单的邮箱,确实都写着不要垃圾邮件。

太阳慢慢升起来,晒得我的脸一阵阵发烫。我想向乔道歉,但朋友连他的电话都没有留下。

我再也没见过乔,可直到现在,我还常常想起达尔文的那一天,想起那个认真守着规则的小男孩。



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,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。因想为女儿留下“万卷书”和“万里路”的印迹,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文字,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。